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 第三十回 霍小霞擂台打淫寇 何公子比武巧聯煙

話說霍坤見侯英要與自己比武，連忙收拾緊襯俐落，遂說道：「朋友，你要是清江四大冷海的，多跟你打聽一位朋友。你大半知道。」侯英說：「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」老台官說：「盤龍島為首的。此人姓畢，雙名振遠，字士熊，人送外號巡海老蒼龍。」侯英一想，我要說是我們老寨主哇，那時要輸了，連我們老寨主全跟著丟人。遂說：「我不認識。」原來侯英的武藝，要跟外人動手，他是個高的；要講究跟高一點的主兒動手，那他可就不成啦。當下侯英往上一搶步，迎面一掌，台官一閃身，侯英往裡一上步，往外又是一掛，老英雄一坐腰，侯英太歲壓頂的一拳，往下砸來，老台官往後一倒步。三招已空，台官說：「且慢。侯英我三招讓過於你。你可知道，我讓三招，因為你說出四大冷海，我才看在我的盟友面上，饒你三招。頭一招咱們都是武聖人的門徒，天下武術是一家；第二招咱們有見面之情；三一招，我看在大家面上。像你這樣的能為，也敢上台前來比試？這裡同不得土地，土地上要是有一個場子，有彩，那錢都不好拿，何況是擂台的銀錢呢？若是到了擂台之上，並不是上來就給錢，一來你得有招，二來你得有技。藝高人膽大，我說我能為大，還有比我能為大的呢。」侯英說：「你把舌尖說破，嘴唇說焦，還當的比武嗎？有能為盡管過招，敗在你的手下，我枉為少林門的人。」台官說：「好，請吧。我要叫你在台上走三招，銀錢全歸你。我這個擂台不立啦！」侯英說：「好！」連忙往前進身，使個錯掌，奔台官咽喉打來。老台官往下一坐腰，侯英可黑，左腳的撮腳就進來啦，他是上下一齊來。台官一見他手腳全到啦，忙往南一掉腰，右手一分他的錯掌，左手往上一撩，早將他腳後根抄上，右手回來一蓋他腳面。侯英心想：我輸啦，他只剩一隻腳在台上站著。老台官問道：「你認輸不認？」侯英說：「我認輸啦。」老台官一笑，說道：「侯英啊，我跟你打聽那位畢振遠，你可曾認識？」侯英說：「我認識。」老台官說：「我看在盟友的面上，饒你去吧。」說著左手往上一兜，右手一掌打他前胸，將他打下擂台，臊得侯英是面紅過耳。下邊看熱鬧的主兒，來了個倒好兒。侯英說：「這位台官，你貴姓大名？」台官說：「侯英你回到清江四大冷海東海岸，你見了那畢振遠，你就說明。看明白我的臉面，告訴於他，我叫金刀的便是。你與他人一說，那畢某人自能分曉。」侯英說：「台官，你既如此，那咱們是後會有期。我回山另投名師學藝三年，再來報今日之仇。」說完揚長而去，後文書再表。大家見他一走，又是一陣敵笑。那台官見他走了之後，這才向大家說道：「眾位，哪一位要是有意上台來打擂。」一言未了，從下面躡上一人。台官往後倒退，連忙抱拳說道：「這位武師父，可以上號棚掛號。」此人說：「不用掛號，你我先行比試。」台官見此人，身高七尺開外，繡條的身材，面似薑黃，寶劍眉斜插入鬢，二眸子灼灼放光，鼻高口闊。頭戴一頂甜瓜帽，歪扣著，週身上下一身青，有一件大氅，在腰中圍著。台官問道：「您貴姓啊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在台下聽您與那侯英所說，口音說是西川老鄉。人不該死，五行有救。我上山東看望朋友，從此經過，一時盤費缺少。正趕上台官在此設擂，擦拳比武，勝者可以得彩。」台官說：「您既然是西川的老鄉，可以將真名實姓說了出來。西川路上，哪有不通真名的道理？」那人說：「台官。我要有銀錢，早上號棚掛號了，輸幾兩銀子，沒有關係，那銀子是身外之物。不過現下我手中無錢，所以才上得台來。倘若是贏了台官您，那時您可以周濟我些銀子，我就有了路費。」台官說：「朋友，你不用說別的，你我既是武聖人門徒，又都是西川路上的同鄉，一句話我周濟您一封銀子，沒有關係。可是閣下必須留下真名實姓方好，千萬不要說些假話。」那人說：「台官，你就不用問我姓名啦，我反正不能空口要你銀錢。」台官說：「你要不說姓名，那時難以對手。」說話之間，看他眼神，是淨往自己女兒身上看，准知道此人不正，遂說：「閣下若不贖金錢，我情願奉陪幾拳。」那人說聲：「且慢。適才我看見第二匹馬上，所騎的女子，我打算與他比試幾合，不知可否？我與別人還不動手，非得跟他才對手啦。」台官說：「朋友。他是一個女娃子。閣下的藝業出奇，你必須多有原諒才好，容讓他幾招，我感恩非淺。」說完又看了此人一眼，見他也就有四□上下的年歲，不由心中暗想：西川路上，蓮花黨之人很多，又一想自己的女兒武藝，與他人可以占上風，遂叫道：「姑娘，上前與這位武師父接一接招。」姑娘聞言，當時將門蓬就脫啦。旁邊丫環說：「小姐休要動怒，待小環我抵擋他人。」姑娘說：「金屏，你看此人上得台來，並非是前來比武，他是前來找便宜來啦。你要上前，恐怕不是他的對手。待我對付他去吧。」說著將門蓬交與金屏，便來到台前一正面。來人一看此女，精神百倍，真長得如花似玉，美如天仙，足下窄窄的金蓮。書中一句墊筆，此人正是西川路傅家寨的。這人乃是傅虎，外號人稱小蜜蜂的便是。那位說，他們全是西川的人，難道不知道嗎？原來西川地方大啦，不是全在一處，或是三五里地遠近。如同有人在外，遇見口音一樣的人，那便認作老鄉，不必限於一處同住。閒言少敘。傅虎一見此女，長得在實好看，他早就動了心。往腳底下一看，一對窄小的金蓮，大紅緞子的鞋，滿幫繡著蘭芝花，薄底軟鞋，鞋尖上有五彩絨球，有如核桃大小，絨球內暗藏倒鬚鉤。君子上台打擂，接招還招。像傅虎這樣的淫寇，是嘻皮笑臉。他心中暗想：此女長得絕似天仙，我倒試試她的武藝如何。想罷上前說道：「這位姑娘請。」傅虎往前一進步，右手劈面掌，往下就劈。姑娘一看這掌不是動手架式，趕緊往下一蹲身。傅虎是安心要摸姑娘的臉，姑娘那能讓摸，一抬右手，往上一掛。二人過招，也就走了□幾個照面，老達官說道：「姑娘得便，讓他下台去吧。」這回傅虎使了一個泰山壓頂式，雙拳往下就打。姑娘施展是野馬分鬃勢，雙手往上一分，跟著一長腰，又使了一個難登步，向前踢去。傅虎一看姑娘的腳來啦，他乃是個淫寇，不由一迷神，腳已踢到，連忙一低頭，又一低頭。雖然說姑娘這一腳沒登在他的前胸，可在他印堂稍微沾上一點，那絨球內暗藏著有倒鬚鉤，當時划了一道血槽，鮮血直流。姑娘雙腳落在台上，跟著一轉身，反背擦陰掌，照他後背打來。傅虎一聽後面帶著風聲來啦，連忙往下一撲身，算是將這掌躲過。左掌雖躲過，那姑娘的右掌已到，又飛起一腳，當時登在他後膀上啦。姑娘一使勁，傅虎站立不穩，當時掉下台去。

看熱鬧人等，異口同音，喊了聲好。又有人說：「列位快瞧馬王爺降凡，立生神眼一雙。」此時姑娘往旁一站，說道：「爹爹，今天咱們這個播可大大的不利，恐凶多吉少。」老英雄說：「姑娘不足為慮，你只管放寬心。你看出他是蓮花黨之人，用拳腳把他打下擂台。」話言未了，就聽台下有人說話：「兄長您被那丫頭打了下來，你我臉面無光，待小弟我上去，與您轉轉臉面。老三趕快與兄長敷上點藥。」說完話，嗖的一聲，上來一人。姑娘看此人，身高八尺開外，胸前厚，膀臂寬，底額端正，臉色微白紫紫一個臉面，掃帚眉，三目的眼睛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；藍絹帕蒙頭，撮打像鼻子疔疔，翠藍色靠襖，青緞護領，黃絨繩，□字絆，青抄包煞腰。書中暗表：此人正是金頭蜈蚣傅豹。青底衣，青襪子撇尖灑鞋，花布裹腿。傅豹說道：「膽大的丫頭，你的能為出眾，武藝超群。你們別以為你家二太爺不認識你們爺們，你們也是在西川路居住，我也是西川路的人物。不在西川立擂台，來到山東省的交界，在此擺播，完全得彩，所為那般？」老台官說：「你認識我姓字名誰嗎？」傅豹說：「你家住在西川雙龍山後，銀花溝的東邊山，小小的地名霍家寨。你姓霍名坤，金刀賽判官的便是。你保西川路的鏢，二路鏢頭。」老達官說：「不錯，我正是霍坤。」傅豹說：「我認識你，你可不認識我。我住家在西川傅家寨，你家二太爺，姓傅名豹，外號人稱金頭蜈蚣。來呀，你家二太爺，要跟你討幾招，看你有幾何的勇戰？你面上可有羞臊？當著人千人萬，將我兄長打下擂台，真是膽大。今天你家二爺，要將你打下台去，掉下去自有我弟兄囉噪於你呀。」霍坤說：「姑娘你可小心一二，一招別讓。」他們在上邊通報名姓，那魯清眾人離著遠一點，淨看見他們嘴動，全沒聽見說的是甚麼。那傅豹上前搶步，左手往上一晃，右手的穿心掌打去。那霍小霞一見穿心掌到，姑娘忙用左手往下蓋，右手往上一撩，這手叫錯掌。傅豹躲的快，書說的可慢，當時在場上比武，可快的多，真不亞如打閃認針。二人動手也就有四五個照面，傅豹叫姑娘擠的也就在東北台邊，淫賊心狠，使了一招分身蹀躞腳，雙腿往起一抬，往前直踢，就奔姑娘的中臍而來。這一下要踢上，男女都得下將台去。霍小霞一見連忙往後一反身，雙手抓住台板的邊，雙腿起來啦。傅豹雙腿踢來，姑娘是仰面朝天，頭衝東，傅豹頭朝西。小霞看他腿是空啦，便在他腰結骨上一抬右腳，點上傅豹。當是就滾下台去啦，將看熱鬧的砸倒了一片。姑娘一翻身，站起來說道：「爹爹，叫女兒一看，這小子是下三門之人。咱們西川路是好樣的水土，是練

武術的人，正人君子稀少。」說完站在一旁。

且說傅豹摔在台下，臊得他臉全紫啦，遂說道：「兄長，咱們要單打單鬥，也不是丫頭的對手。」那傅榮說：「二哥，待我上去，我要智取此人。二位賢弟，二位兄長，你們在台下等候，我到上面與他比試，將他打將台下。只要她一掉下來，可就別叫她起來啦。先將她兩雙繡鞋脫下，把她繡鞋摘下之後，她這樣的門戶，給他家丟了臉，當著人千人萬的，這樣的烈性丫頭，臊也得臊死。」當下傅榮計議好了，他這才一長腰，縱上台去。到了上面說道：「台官。」霍坤一看，認識此人。霍小霞可不認得，那小金刀霍全也不認得。老台主問道：「來者是傅老三嗎？」傅榮說：「不錯，正是傅某。」姑娘一看他，身高七尺開外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，往臉上一看，面如敷粉，寶劍眉斜插入鬢，二眸子灼灼放光，鼻直口方，大耳相襯；頭戴荷花色倭瓜巾，身穿荷花色靠襖，醬紫色護領，大姆指粗紐絨繩，□字絆，青鸞驚帶煞腰，緊襯俐落，青底衣，登山道鞋，青襪子，青布裹腿，身披一件英雄氅，五彩絨線繡的，雲羅傘蓋，花罐魚腸，飄帶正結，大紅綢子裡。

書中墊筆：那兵刃在他哥哥手中拿著呢。傅榮的外號人稱小花蝶，他一猜這三個姑娘，長得是一個比一個好看。傅榮淫心發動，心中暗想：他們全家住在哪裡，我們哥五個會不知道，合著我們聰明反被聰明誤啦，此事一問便知，這兩位姑娘，一定是她的丫環啦，據我所看那兩個丫環，也是武術超群。我們哥五個要知道你們在哪個店房居住，那時耗到天晚，後夜更深，到那裡往屋中暗施薰香，遠不用說將小霞的守宮砂摘下，就是那兩個丫環，有一個被擄，那老兒的名姓，是被狂風吹去，就不用在西川路混啦。想到此處，不由纏看他三人，是越看越好看。這才摘頭巾，脫大衣，用絹帕罩頭，前後撮打拱首，緊絲鸞帶，大氅圍在腰中，收拾緊襯俐落。這才說道：「方才是哪位姑娘，與我兄長擦拳比武？而今我特來與我兄長轉臉。你們可有西川老鄉的義氣，你我全是西川路的人，你要不仁，那就招出我的不義來啦。」老台官說：「對面的傅榮，她乃是一個女娃子無知。」傅榮說：「她無知是武術不是？」霍坤說：「不錯，到是武術。」傅榮說：「既然是武術，我要照常將她打下擂台。」霍坤說：「你仍然要與她動手，可以讓她稍微歇一會兒。因為一人難敵四手，多大本領也不成。」遂說：「我兒過來，上前與傅老三接一接招。」

霍全答應，來到台前。老台官說：「傅老三看我的面上，多多原諒於他。」傅榮說：「你的女兒原諒誰來啦！」霍坤說：「兒呀，你多要留神。」霍全說聲「曉得」，遂說：「傅榮，我在西川路與我爹爹保鏢，我耳輪中，早就知道有你們這個傅家寨。你們全是蓮花黨之人，身帶薰香，鏢喂毒藥。今天你來到台上，要與你兄長丟臉。咱們二人是走上啦。」傅榮他一想，必須先下手為強。想到此處，往前一進步，提手一晃，撮手就來點。霍全往旁一閃，傅榮變招，分二指奔他二目，名叫二龍戲珠。霍全是用右手往外一掛，傅榮一見，借勁使勁，往回一圈手，手回到兜裏，拿出一支亮銀鏢來，往外一長腰。他躡出去，轉身抖手就是一鏢，看見快打上啦，他才說：「小輩你看鏢。」那霍全聽他一說，正面一看，鏢已到啦，再躲來不及啦，急急一閃，那鏢打在肩頭之上。便宜那鏢，沒有毒藥。傅榮料是蓮花門的人，他也惱恨鏢上有毒藥。今天霍全，他自己也覺著不大露臉，這才跳下台去。那魯清眾人，原上是西川報仇之人，半路之上遇了此事。此地人多，大家一擠，就誰也找不著誰啦。劉榮等人，全在台的前面。何斌說：「劉大叔，您看那個台官，可直往咱們這個地方瞧。我看他面帶氣容。」劉榮說：「何斌，你可不准在那兒胡想。我看此人面熟，也不是在哪个地方見過一次，一時我可想不起來，他是哪路的賓朋。他要是普鐸請來的人，還能把傅家二寇踢下台去嗎？他既然是把傅家弟兄踢下台去，那決對不是截殺咱們大家。他們正然說話，就聽台官大聲說道：「列位莫要喧嘩。在台前站著的閃電腿劉榮，他的前頭站著的那個穿白帶孝之人，可以上台來打播。」劉榮與何斌爺倆個聽個明白。那何斌是一心惦記著西川報仇，遂說道：「劉大叔，您想他要是普鐸請來的，為甚麼指名叫我呢？我也聽我爹爹說過，打播沒有點名叫的，這一定是仇人了。要不然他怎麼不叫您呢？」劉榮說：「何斌你聽錯啦，人家沒叫你。」嘴裡說著，不由心中暗想：我怎麼一時想他不起呢？可是你要點名捉將，往上叫人，未免也不對。想到此處，遂說道：「何斌呀，你且站在我的身後。他如果再叫你，准你上台打播。」何斌說：「我要上台打播，還得累您一趟，回到店門將我砍刀拿來。」劉榮說：「何斌你可不要莽撞。只要叫上我的名聲來的人，可沒有蓮花黨之人。西川路上也有好人，千萬別胡想。再說他要是報仇的播台，那兵器架子上，不能用細鎖練纏著。你看各種軍刃，他們全有。可是你上台打拳要輸給人家，你一掛火，就許過去抄傢伙。人家為防備此事，才用鎖練鎖上。」何斌道：「我站在您身後。他們要再找我，那可別說我上去了。」劉榮說：「是啦吧。」

他叔叔在此說話，那台上的霍坤早已看見了，見那穿白之人，實在是個英雄樣子。看他們二人一直說話，相離著很遠，聽不見說些個什麼。看見那個穿白的轉到劉榮身後去啦，不知是怎麼回來。那何斌到了劉榮的身後，早將麻辮子解了下來，脫下孝衣來，又將孝帽子的繩繫了緊，渾身收拾緊襯俐落，竟等上台打播。那霍坤在台上看見了，高聲說道：「列位諸親貴友，莫要喧嘩。那個穿白掛孝的男子，你耳背嗎？為甚麼我點名叫你，你會聽不見？莫非你畏刀避劍，怕死貪生？你要是真沒聽見，你為甚麼轉到劉榮身後？難道說，真以為我沒看見嗎？」何斌一聞此言，說道：「劉叔父。這個老匹夫，是叫我啦不是？我少時上去，您可千萬的把我砍刀取了來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先等一等吧。那蓮花黨之人，沒有一個跟我過話的。」

那霍坤在台上，不由心中暗想：那個人決是正人君子，因為劉榮是俠義一流，壞人到不了他身旁。想到此處，這才大聲說道：「你不用往劉榮身後躲。某家早已看見了，合著你不敢上台來？」何斌年青火壯，他哪聽這套，當時就火啦，連忙往起縱身，踩著看熱鬧的人。這個叫肩頭，那個又叫頭頂。他登著人來到台前雙足一使勁，縱上了播台，底下可登臥下兩個。霍坤看此人，面帶怒容，連忙脫去大衣，緊絲鸞帶，這就要上前動手。此時台下頭的人，紛紛言論。大家說：「打播沒有點名往上叫的，這可是新聞。既然是往上叫，這一定是與他人有仇。」台下傅豹扭頭回頭一瞧，那何斌的大腳已到，兩隻腳在臉上，眼睛也是泥，嘴裡也是土，鼻子也破啦。再想用手來撒，人家早已上了台啦。何斌說道：「好膽大的老匹夫，接招吧！」說著話過去劈面就是一掌。霍坤急忙往旁一閃說道：「來的這位壯士貴姓高名？」一連問了三聲，何斌是閉口無言，自己還是一招緊一招，手腳掛著風。霍坤一想：這不是打播來了，這簡直是玩命來啦。心說這人武藝還真不錯，待我多留神吧。兩個人動著手，乃是當場不讓步，出手不留情。當下何斌出招術全往南轉，因為南邊站著六個女子，他是不看女的。此時霍坤一見，知道他是一個好的啦，暗想：少時劉榮一定可以前來給解圍，那時我一定可以問出他的名姓來，必將我的女兒，許配他身邊為妻。當時二人走開行門，讓開步眼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此時霍坤與他動手，用耳音一掃他，那人並沒有喘噓之氣，不由暗中想道：如此看來工夫大了，我還真不是他的對手呢。霍坤想到此處，動著動著手，他讓了半步。那何斌可就跟上了步，來了個擦陰腿，一腳將他踢倒，跟著往起一縱身，起在空中，使了個千金墜，雙手一抱肩，往下就砸。口中說聲：「老匹夫歸陰去吧！」這下如果踢上，那霍坤可就完啦。

在此一發千鈞之際，那南面的小霞姑娘一見，心中暗想：您乾甚麼還讓半步啊？工夫長了還恐怕敵不住人家啦，這一來准得甘拜下風。正這想著，那霍坤果然被人踢倒。她急忙飛身上台，大聲說道：「那個男子，休要下毒手。你看暗器！」何斌一聞此言，雙手往上一伸，往前一探身，就躡了出去。霍坤鯉魚打挺，早就起來啦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可要與我報這一腿之仇。我叫他上來，為是擦拳比武，為著彩。誰知他眼睛裡竟懷歹意，要施展千金墜，要把我砸死。」姑娘一正面，說道：「好膽大的狂徒，你看掌吧！」何斌冷笑道：「你一個女子，又有幾何勇戰？」他見姑娘一團的正氣，自己可不敢說甚麼話。那霍小霞見何斌動手也是正人君子，當時一掌向他打來。何斌往旁一閃身，劈面掌迎頭打去。這二人雖然說是在播台上動手，男女兩個人俱是報仇的心盛，兩個人各不相讓。小霞心中暗想：此人全是為報仇而來，處處都往致命處打，一掌不讓，為甚麼我父會讓他半步呢？也罷，待我看一看你，又有多大的本領？當下何斌走開行門，他方才與霍坤動了半天手啦，姑娘也戰了半天傅虎傅豹，不過此時已然喘過氣來啦。二人打在一處，真是一個受過高人的傳授，這一個受過名人指教。他父女在西川路上不論走在哪裡，若遇見有人劫道，看見他武藝好，決對不走三合。何斌此時心中也暗想：原來西川路上，也有這樣好本領的女賊。我何斌出世以來，沒有人能跟我走個□幾個回合，不想如今他會有如此本領，自己怎麼樣的去打，那姑娘是怎麼樣的接。小霞怎麼進招，何斌也怎麼樣去接。此時霍坤與他妻霍門張氏，老夫妻二人，心中贊美這個男子的武藝出群。霍坤道：「夫人，我已然叫上劉賢弟的名姓來啦，誰知他竟會將我忘了。」

張氏道：「如今一來，他二人戰長了，你我的女兒必要甘拜下風。那時我女兒可有性命之憂。」霍坤說：「不要緊，我自有解勸之法。」男女二人在台上比武，暫且不提。

如今且說魯清、石祿、杜林、蔣兆熊等，他們在沙崗上站著，因為腳底下是活沙子，所以直往下溜。魯清說：「杜林呀，你看兩邊看熱鬧的人，一層一層的，那邊倒比這裡好的多。」杜林說：「好吧，待我去看一看。」說完他下了山坡，來到西邊一看，原來這個沙土坡，在未立擂台之時，有黃林莊內花寨的人，用鐵鏈鑄成一層一層的，為的是開台之時，大家好來觀看。杜林說：「列位老鄉，我跟您借一點地方成不成？因為我身量太矮。」那些人看他小，怯小子似的人不壓眾，貌不驚人，誰也沒看得起他。有一個人說道：「小孩你要是一個練武的，何必在這裡瞧。你為甚麼不上台上去看呢？」杜林說：「我要上台上去看去還用你說。」那人說：「你不用在這裡來費話。」杜林說：「你要不叫我一個人瞧，我可把我哥哥找來，全把你們哄開，我一個人瞧。」那人說：「你去叫去。」杜林說：「我去叫去，你可別跑。」那人說：「我要跑還不叫你叫去啦。」杜林這才分眾人回來了，見了魯清，說道：「魯大叔，人家不叫瞧，他們說啦，有能為擠下來叫瞧，擠不下來不叫瞧。」魯清說：「要講擠大伙，那咱們鼓惑石祿，叫他擠去。」遂說道：「石爺。」石祿說：「甚麼事呀？」魯清說：「你看那西邊得瞧。」石祿說：「人家不讓瞧啊。」魯清說：「人家說啦，擠下去就能瞧，擠不下去就別瞧。」石祿說：「要講擠，我去擠去呀，來你們隨我來。」說著他雙臂一分，使用力分雙牛之力，說「你們快躲開我」，往兩下一分眾人，如同分棉花團兒一個樣，因為他有硬功夫在身。他在前頭開著路，那眾人便在後面跟隨。他來到西邊大聲說道：「你們大家躲開，我在這裡站著。」大眾人說：「你在這裡站著，你得把我們擠開，可得你一個人來擠，人多了可不算。」石祿說：「那是，我一個人擠。我要把你們大伙兒擠開，就得容我一個在此地。」大家說：「你擠吧。」石祿將雙手往人的後腰上一搭，用力一推，那頭一層的人，就全倒下去啦。他是個渾人，不管三七二一，往下就亂擠。這二□多歲的人，血氣方剛，沒有人與他出主意，他還無事生非哪，這要一有人架弄他，更得意啦。石祿當時一撒歡，倒下人不少。魯清一見那些人沒有多少忠厚老實之人，是些個土包，遂說：「石爺，你可聽我的，我叫你擠，你再擠。」說著話他來到眾人面前，又一抱拳說道：「列位你們讓一讓，我們在此看看。」這些人因為看見頭層人都擠趴下啦，誰還敢不躲開呀。所以他們一到，那些人早都閃開啦。

他們在這裡往台上看，就見何斌與霍小霞比武。石祿心中不痛快，遂說：「這個台官，他怎麼不叫我去呢？我要上去，他們台上有多少人，我給他們全扔下來。」杜林說：「你怕不成吧？你能一個一個的扔下去嗎？」石祿說：「對啦。」杜林說：「你不會叫他們往上台叫你嗎？」石祿大聲喊道：「嘿！老台官，你沒看見我走而大在這裡嗎？」杜林說：「你看小何在台上，這個麻煩。」石祿說：「這個小何是沒能耐。這不是一腿就踢爬下嗎？」說著他也一抬腿，好嗎！在他前頭看熱鬧的爬下三個人。那三個人爬了起來問道：「這位爺，你是怎麼啦？犯病是怎麼著？」杜林說：「列位老鄉，你們可躲開一點。他是替打播的使勁啦。」那三個人說道：「你不會上台去打播去嗎？」石祿說：「你管呢？台官不叫我，我怎麼上去呢？」不言他們在此搗亂，且說劉榮在那裡不由心中納悶，看著台官眼熟，只是想他人不起。他瞪著眼往上看著。那何斌與姑娘打個平手，他是子報父仇心勝，急快無比。那霍小霞的心中所思，這個人上台來，全是報仇的招兒，我與這人擦拳比武，他是男子，我是一個女流之輩，工夫一大，我不是他人對手。倘若一招不到，那時恐怕我有性命之憂。常聽我爹爹說過，逢強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擒。當下他們二人動手，也就有二□幾個回合。何斌轉到面向西，那小霞是面向東，姑娘迎面一掌，身子往上一縱，名為雞登籬芭的招數，雙足一合，向他踢來。何斌一看，笑道：「丫頭，你這是聖人門前賣孝經。」急忙往旁一閃，忙著一上步。小霞姑娘從上就下來啦。何斌他用手一擋姑娘雙腿，左手一抬，就將姑娘的脖子給托住啦，右手抓住底衣，整個將她舉了起來。姑娘是頭朝東，腳朝西，被人給舉在空中。此時台上的人，全嚇得顏色更變。那何斌托著姑娘，往旁一轉身，打算把小霞扔下台去。

此是劉榮正在台上觀看，見姑娘被舉了起來，忙將右手一舉，大聲喊道：「何斌你手下留情！」說完話身體一縱，便登著人就跑了過去啦。上得台來，說道：「你看在我的面上，快將姑娘放下。」霍門張氏說：「這位貴公子，看在我婆兒的面上，將我女兒放下，留她一條性命吧。」何斌這才一撒手，將姑娘放在台上。那小霞一盤腿坐在台上，是低頭不語。張氏急忙拿過門蓬來，過去蓋在她身上，叫過兩名丫環，去將她攙回台去。姑娘心中暗想：我是個女子，當著人千人萬的，太不好看啦。便用門蓬一蒙頭，下台去了。劉榮說道：「何斌，你先下去，聽我的回話。」何斌說：「叔父，您說甚麼，孩兒全聽。不過我得問一問這個老兒，他為甚麼單叫我上台來？」劉榮說：「少要多言，下台去吧。」何斌這才跳下台去。劉榮轉過身來，一抱拳說道：「這位台官，您家住哪裡？姓名誰？我兩眼該挖，領教一二。」霍坤說：「劉賢弟，我先問一問你。方才多承你的一句話，才將我的女兒性命保住。在你們山東省，正門正戶的，實在多的很。方才這位公子他是何人呢？」劉榮說：「您要是問這位公子，與我到是有交情，他父與我神前結拜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，可稱鎮住半邊天，那人乃是連水縣東門外，何家口為首莊主，保東路的水達官，分水豹子何玉、逆水豹子何凱，此子乃是何玉之子何凱之姪。」老台官說：「那麼他是那一門呢？」劉榮說：「他是左□二門第七門。」霍坤說：「公子今年多大？」劉榮說：「他今年二□有四。」老台官聽到此上是鼓掌大笑。劉榮問道：「老哥哥您倒是誰呀？」霍坤說：「弟賢弟，你下轉牌之時，曾到我家，那時小女正在學藝之時，如今咱二人說了半天話，你會沒想過來？」劉榮說：「我真想不起來您啦。」台官說：「我是右□二門第七門。」劉榮一聞此言，是木雕泥塑一般。霍坤說：「劉賢弟，我說出名姓來，要托你點事，你可能給辦得到？」劉榮說：「兄長您有話，可以說出。真是正門正戶的人，有甚麼事，只要說出來，我沒有辦不到的。」老英雄一聽說：「好！我祖居西川道天山後，在銀花溝的左邊山，小小的地名霍家寨，我姓霍名坤，人稱金刀鎮西川。」劉榮聽到此處，如同大夢初醒。霍坤說：「你們大家住在那裡啦？在哪个店裡住著哪？」劉榮一想：西川路上保鏢的，有我尤大哥，有這位姓霍的。劉榮想到此處，這才趕緊上前行禮，口中說道：「老哥哥多多恕罪，實在是小弟一時想不起來。我也請問兄長一件事，自古以來，立播的主兒，有往台上怔叫的嗎？還幸虧是我們叔叔爺兩個，要不然您把何斌叫上台來，那下邊有許多與他至厚的主兒，還不一定上來多少人呢，那還了得。」霍坤說：「劉賢弟，你是不知道。我是另有腹事，所以才把他叫了上來。但不知此人他叫做何名？」劉榮說：「他名叫何斌，外號人稱翻江海龍神手太保。」霍坤一聽，他的名揚高大，遂說道：「我在西川路上，是久仰此人的美名。劉賢弟，但不知這位公子與何人治氣，今天來到這裡，拿我父女來出氣呢？」劉榮才將普鐸與二峰，火燒何家口，一鏢三刀治死何玉，何斌此來，為是子報父仇的事說了一遍。老台官說：「哦！原來如此。」劉榮又說：「我等來到此處是為報仇而來，我們大家趕奔西川，報那一鏢三刀之仇。我們昨天住在黃林莊三義店，聽店伙說此地有人立播專等山東來人打播。因此我們才多了心，以為必是西川路銀花溝的普鐸，托出高親貴友，在這裡立下擂台，好截殺我們。多虧我魯賢弟一句話，不准帶軍刃。要不然他將砍刀帶了來，像您這麼一叫哇，他上得台來，您這裡就得有些位受傷的。」霍坤說：「你說的這個姓魯的，我聽著倒耳熟，但不知他住在哪裡？」劉榮說：「他住家在山東登州府，南門外魯家屯，此人姓魯名清，排行在二，外號人稱會友熊。」霍坤說：「我跟你打聽打聽。」劉榮說：「您打聽誰呀？」霍坤說：「我有一個拜弟，姓魯名彪，人稱自在雄的便是。」劉榮說：「那不是外人，與他是一母所生。」老英雄一聞此言是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這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子人不認識一家子人啦。」劉榮說：「兄長我來問您，您有甚麼心腹事呀？」霍坤說：「賢弟。此地不是講話之所，你將大家請回店中。我與你嫂嫂以及你姪男姪女，我們眾人也回到店中。那時我一人前去黃林莊三義店，必有大事相求。」劉榮說：「老哥哥，我劉榮辦事，就是乾脆明瞭，有話可以講在當面。難道說，還有甚麼背人的言語嗎？」霍坤說：「賢弟呀。我與何玉門當戶對，這個情況，賢弟你還不知道嗎？男女授受不親，那何公子與我女兒已然相近，再說他已將小霞舉過頭頂。賢弟呀，我打算求你作個媒人將此女許配何斌身旁為妻。」劉榮聽到此處，心中所思，那何斌有熱孝在身，焉有娶妻之理？一時答對不上來。霍坤又說：「劉賢弟，你不要為難，暫時先回店中。少時我到你們那裡，必有提親的道理。你們就先回去吧。」劉榮說：「好！兄長，那我就先回店等候您啦。」說完跳下台去，會同眾人逕自去了。

且說霍坤此時是心中高興，便命人收拾銀兩，自己穿好了大氅戴好帽子。書中暗表：他與尤斌，同保西川的鏢。他有一女名叫飛彈嫦娥霍小霞，有一子名叫小金刀霍全。那亮翅虎尤斌，也有一女，名叫尤蘭娘，外號人稱聖手嫦娥，她比小霞小一個半月，她算是妹妹。尤斌有一兒，名叫尤煥，這個尤煥可比霍全大兩個月。尤煥霍全二人，結拜為生死的弟兄，小霞與蘭娘，也結為異姓同胞的姐妹。這老二位在西川保鏢之時，就仰仗這兩個姑娘，她二人的武藝，就是這老哥倆的親傳。小霞會打一把折把弓，能打八個連珠彈，鏢行裡的伙計，以及趕車騾馬的先生等，給小霞賀的美名，才叫飛彈嫦娥。小霞又與尤蘭娘送了個號，是聖手嫦娥，因為她會打左右胳膊的袖箭，以及盤肘弩、緊背低頭花竹弩，百發百中，永不空發。小霞年長二□有四，尤蘭娘與他同庚。尤煥是二□二，霍全也是二□一。尤斌與霍坤，老哥倆年幼之時，結為金蘭之好。因為有了蘭譜啦，弟兄就不好向親啦，要結親那就未免的不合乎情理啦。也有結親的，那就不在五倫之內啦。這個蘭譜，也在三綱五常之內，尊卑長上，那全有一定的，並非隨便就可以結親。雖然說書是假的，情理可是真的。既有蘭譜啦，那就如同親弟兄一個樣，兒女們當然不能結婚了。那麼尤斌霍坤二人，在西川成了名啦。可是他們兩個姑娘，不是低門不給，就是高門不要。古語說的好：男大當婚，女大當配。姑娘長大成人，就應當早一點打發出去，可是對於這個男子，必須與他們門當戶對，男子還得有藝業能自己治家，秉性還得好。那時將姑娘許配於他，可以不受累。要是看他家大業大，不會立事，一生竟知道花錢，不能掙錢，怎麼他有多大的產業，早晚也得被了累。因為他花慣了，自己又無一技在身，不受罪那成啊。臨到那時候，做父母的再後悔，可就晚啦。要不怎麼說，會給的給兒郎，不會給的給家當。兒郎好能掙錢，他是生利的。不成才的人，他是分利，有多少錢也是花了完。霍坤他就看透了這一步，因此高門不娶，也是低門不就。沒有家產的他父不給；年歲大點的，也不能給，可是歲數太小的又不能給，必須年歲相當，上下差不了兩三歲，將來一定得有圓滿結果。霍坤為此女終身大事，全都憂出病來啦，茶飯懶進，低頭不語，終日愁悶。那小金刀霍全說道：「爹爹，您為甚麼這樣的發怔呢？是我姐姐有不服您管啦，或是孩兒我不聽您的教訓啦？是我那娘親有衝撞您之處？霍坤聽到此處，不由長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兒呀，我這病源，就為你姐姐的終身大事。在西川路，跟咱們門戶一般大的真沒有，不過就是尤家屯，你那伯父亮翅虎尤斌，是個門當戶對，又不能結親。因此為這事，叫我心中倒為難啦。西川路上淫賊太多，若是有個防範不到，那時出了舛錯，我二人的名譽，豈不等於流水！」霍全道：「爹爹，有道是任你千條妙計，也架不住咱們父子有一定之規。西川有那治土務農的主兒，派人來咱們家提親，您可不給。而今呢，莫若咱們將鏢行之事，全交與他人掌管，隨著我那尤伯父他們，預備騾駝轎，多拿些金銀貨匹四尺頭等物，咱們上一回山東。您就對娘說是到山東看望親友。暗中咱們到了沿路之上，大小的村鎮，是個繁華碼頭，那時我們打好了店，暫時住下，在那方立個把式場，名為以武會友，暗中有那武藝超群，勝了我姐姐，無論他窮的如何，只要門戶正，武藝高，就可以將我姐姐許配他身旁為妻。孩兒我情願將咱們上等家業，歸他們執掌，孩兒自立門戶。」霍坤一聞此言，不由心中大喜，病體就從此一天比一天見好。

沒有多少日子，完全好啦。這才照計所為，命張氏收拾物件，帶著女兒，到山東省望著那些至近的賓朋前去。霍坤叫過小霞說道：「我想上山東去看望至近的賓朋。」小霞說：「父親呀，聽說山東九州□府一百零八縣，正門正戶的人物太多。可惜孩兒我學會了全身武藝，山東的鏢一趟也沒走過。今天您說上山東省，正趁我的心意。孩兒我很想到山東去一趟。」霍坤說：「小霞，我們往山東一走，不過是你這能為……」小霞說：「女兒跟您老人家所學，若在當場與人比武，那時女兒能一掌將來人打倒。」霍坤一聞此言，這才使用激將法，說道：「小霞呀，我與你兄弟上山東進一趟鏢，你那時病在家中。我父子走在蔣家院，有人劫鏢，一來是欺我年邁，二來將你弟霍全，一掌打倒。算起來此女比你武藝超群，拳腳純熟。欺壓老父年邁，眼看要敗，那時來了你的蔣叔父，方解了此危。提起此女，並非外人，乃是蔣文之女。」當時小霞姑娘，一聞此言，便氣得渾身打戰，忙問：「我那叔父喚作何名？」霍坤說：「他乃是鏢行□老中的頭一老，名叫蔣兆熊。」小霞說：「那個丫頭的名字叫做甚麼？」霍坤說：「她的名字叫蔣賽花。」小霞說：「好！爹爹呀，女兒情願隨您前去，找到蔣家院，倒看一看她有多大的本領？與她擦拳比武，好與我兄弟霍全，報那一拳之仇。連他授業恩師一齊的打敗他們。」霍坤一看行啦，這才說道：「女兒呀，你快去收拾好了，咱們馬上動身。」小霞姑娘，便回到自己房中，收拾些隨身的軍刃暗器，通盤帶好。那時外邊早備好了車轎馬匹。霍全便將家中一切事情，完全托付好了家人霍明瞭，取出三角的小白綢子旗子，上繡一口金背砍山刀，插駝轎上。那金刀的後邊，又繡出一張弓，幾個流星趕月彈，旁邊有行小字，寫的是，祖居西川霍家寨。以刀弓為記，行在路上，無論他是山的，住島的，看見了此旗，真叫不敢正看。因為將他父女招惱，那時連裡珠打了出來，你真沒法子躲啦。小霞說：「得啦爹爹，咱們要住店，必須先查明跟咱們家中的房屋一個樣才成啦，錯了咱們可不住。」霍坤知道此女性情高傲，只可聽她的。小霞打扮起來，大家一齊上了馬匹駝轎，由霍家寨起身。

一路之上無事。饑餐渴飲，曉行夜住，這才來到黃花店。霍坤父子下了馬，拉著牲口，進了村口，一看南北的店舖住戶，還真整齊。由西邊進來，都快到了東頭，看見路北有一家大店，牆上寫著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，茶水方便，草料俱全，南北的大菜，東西口味，包辦酒席，價值輕微。進店觀看，東西的跨院，清雅所在。在門道里坐著一位白髮的老太太，在門外小凳上坐著一個年老的人。見這老者，身穿一身毛藍色衣服，往臉上一看，是閉眼靜坐，面如重棗，許多皺紋堆壘，鬚髮皆白。那老者見他們來到切近，向霍坤一抱拳說道：「達官爺，您住店嗎？我們這裡有乾淨的房子。」霍坤說：「你們快將車輛擋住，咱們就住此店吧。」霍坤急忙到前邊將車輛停住，兩個丫環先下了車，隨定霍坤來到門前。裡面那一年邁的婆娘說道：「這位達官，您要住在我們這個店中，跨院單間都有，又清靜又乾淨。」那老者令他的婦人往裡領他們。那老婦人黃門高氏說道：「您隨我來吧。」說話之間，繞過影壁，說道：「達官爺，您就住這個跨院吧。」霍坤一看這個院，是花瓦牆，霍坤說：「這個院子不大合適。」小霞一看北邊還有一所跨院，是青水券的門樓，黃油漆的門，遂說道：「咱們住那個院子吧。」霍坤說：「可以。那你們隨她進去看一看，如果可住，你們就在這裡打店吧。」那高氏一聽，上前開了門，三個人走了進去，迎面一上木頭影壁，後面四扇綠屏門，紅門方金字，上寫整齊嚴肅，推開屏風門，迎面又有一個影壁，頭裡有個大魚缸，北房五間，一明兩暗，東西的裡間，東配房三間，西配房三間，全都是一明兩暗。她們到了北房，到了東裡間一看，迎門一張牀，牀上的幔帳是兩塊，北邊這塊掛著啦，南邊那塊沒掛著，牀上的被褥及枕頭等俱全，屋中有些桌子凳子，桌上有一塊古銅鏡子，兩邊有兩把椅子，擺設到很不錯，後面有個後窗戶。她們又到了西裡間一看，迎面有一張大牀，另外有個大櫃。翠屏說：「回頭咱們一跟小姐說這個形式，小姐一定願意住，因為這裡跟咱們霍家寨一個樣。別說□天，非住二□天不可。」原來這個院中，全是新油飾的。高氏說道：「兩位姑娘，回頭你們見了小姐跟你們主母，多給美言幾句。我們掌櫃的必有一份人心。」翠屏說：「好吧。您貴姓啊？這裡是甚麼莊啊？」黃高氏說：「我們姓黃，娘家姓高，這裡村子是黃花莊。你們老達官貴姓啊？」翠屏說：「我那老人家姓吳，名叫吳振山。」書中暗表，那霍坤是未離家之時，早已囑咐好了她們，出來到處隱姓埋名，不露真名實姓，就為的是防備有人背地裡談講。雖然說自己的女兒給到山東，可是自己還得選那好姑娘，給兒子提。姑娘有倚有靠，又給霍全娶妻生子啦，那時我夫妻死後，也甘心瞑目啦。他們到處都是隱姓埋名，因此金屏才這樣的說。金屏又對翠屏說道：「您去對小姐去說，請她進來啦。我在這裡收拾收拾。」翠屏說：「好吧。」說著話她出來對霍坤道：「這所房院全很好，我家小姐，一定喜歡住。」霍坤一聽，這才來到櫃房，與那店東黃甫一處談話不提。

那翠屏來到駝轎旁，說道：「小姐呀，您快下來看看吧，這個店裡有一處最好的院子，真可以住。」小霞一聞此言，連忙下了駝轎，隨著翠屏主僕來到跨院一看，不由心中大喜，忙命翠屏去到外面向老人家去說，就說咱們全家住在此店。翠屏答應，趕緊到了櫃房，稟報老達官。霍坤說：「好吧。你去告訴少達官，就說咱們住在此店。」翠屏來到店門口說道：「少達官，老達官說啦，叫咱們一同住在此店。」霍全說：「好吧。」當時那小霞帶著金屏出來迎接他娘張氏，母女們往裡走。這外邊趕車人等，往裡搬運，大家忙亂一陣。由黃甫指給他們，在店的東邊一個個欄門，令他們把車輛馬匹，一齊進了那個院，弔槽晃繩，將馬匹拴上喂好。趕車人等，隨著家人在東院居住。他們女眷，進到後院不提。霍坤問道：「黃掌櫃的。我們是西川的人，一切說話防備人家不懂，可以給我們找兩個婆子來。」黃甫說：「是啦吧。」當時打發伙計出去，找來兩個女僕帶進後院，侍候她們母女不提。後事如

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